國朝名臣錄

前五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

李思鈞 文剛 訥軒　　李賢輔 孝節 聾岩

朴祥 訥齋　　禹孟善

許硡　　李耔 陰崖

洪彦弼 文僖 默齋　　權橃 忠定

成世昌 文莊 遯齋　　任樞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之九

金壽童　文景公

字眉叟安東人天順丁丑生　成宗五年甲午生員丁酉登第擢弘文正字燕山朝歷慶尚全羅京畿三道觀察使陞右賛成拜相　中宗反正叅靖國功臣封永嘉府院君官至領議政壬申卒年五十六

甲寅冬　成廟禮陟翌年乙卯　皇帝遣使吊祭　前王冊封新君朝廷以舊例中朝使到国必審問詔勅須迎之儀多往復難定擇練達典故詳於禮儀者以公充問禮官明使見公儀度聽言講禮彼此意達一無起沮蓋

心服之也申二樂用漑撰碑

蔡仁川壽爲都承旨時公爲注書年少登第容顔秀美處事精敏仁川每嘉歎不已仁川夫人適懷孕當産仁川每仕罷還家語夫人曰若生子當名壽童未幾果生子遂命名壽童即叅判紹權小名也其後仁川未免嘉善而公已居首相宦路翻覆若此可笑思齋集

全壽童端重多智自爲儒士及至大相人莫能議其是非當燕山亂残之時被寵任而亦能随時低仰上不獲罪下能活人搢紳之士多頼以全當時在相位者競治第宅務極華侈巷直成市門墻如沸壽童獨不然海東野言

燕山末年政亂成希顔等密謀廢立時金公壽童為左相成公已與諸人定議往白金相于家金公聞言良久答曰豈有一宰相使來邊以是為言哉爾須斷吾頭而去仍伸頸出寨成公惶恐伏地更言曰 宗社已危吾輩不得已為此謀寔是推戴 晉城大君時 中廟以介弟居晉邸金公曰若然則我亦當往爾須先去成公起出金公徐整衣冠辟人來時靖国諸公皆以戎服率軍結陣于昌德宮前金公到陣下馬徑入據上座即名兵曹判書問曰爾等遣護衛 晉城大君第耶答曰未及即曰判書須親率軍人往衛仍入闕廢出燕山泣曰老

臣不死忍見此事延殿下失人心太甚亦復奈何好保

而性云云遂迎立　中廟其後辭戚家居而卒海東樂府

公資性敏達操履恭謹簡素自飭不敢餙服美守心温恕

與物無忤早捷科第敭歷　三朝涖事精幹出入徑帷

臺閣按節三道踐履六卿卒登台鉉以佐　聖主中興

之治世方倚以為重而年未耳順天奪之速痛哉碑

宋軼 肅靖公

字可仲礪山人景恭甲戌生 成宗八年丁酉進士
仍登第選入玉堂爲著作陞修撰歷兩司春坊直提
學副提學承旨黃海平安道觀察使吏曹叅判刑曹
權曹判書京畿觀察使 中宗反正叅靖國功臣拜
右賛成吏曹判書封礪原府院君壬申拜相至領議
政庚辰卒年六十七

公生歲餘外祖嘗抱登樓偶失手墮樓下倉皇視之則已
匍匐就行無所傷及知讀書業日進有遠大志祖賛成
公奇之曰此兒將大吾門

公天資忠慤識量宏偉肯次豁達長不踰中人而望之如山岳之重其平居談論雜以詼諧和氣融然當大事色莊氣肅確然不動爲文辭操筆便就涉獵書史旁通鞱畧世之論將者以公爲首

公性不喜紛華自奉甚簡自釋褐遇知 成廟 上嘗曰得人安得如宋某嘗閱公月課之作曰此是此是宋某忠誠所發

公厖眉高準狀若徽頌 上嘗因進見目送之曰宋某有何不快乃角鬉頌盖量公戲之也

公晚年卜宅於城東樂其泉石之趣陶然不與世故相涉

而至其愛君憂国之念老而不衰
中廟癸酉兩事及玉堂廷爭 昭陵事適時得允復位号
如初卜吉遷葬于 顯陵同原異塋提調宋軼全應箕
等竣事後啓曰臣等當初深慮久遠腐朽無餘及開當
則内外梓宮俱存斂襲宛然年久只有形體故改以新
梓宮新衣襨凡事無憾且改斂時宮人及内官雖進去
而此莫大之事不可不親監故臣等親監斂襲矣 東閣雜記
宰相請罪宗室寧山君 上不從鄭莫介所告有永文欲
推戴寧山之語宋軼鄭光弼首倡以為寧山既涉逆謀
當竄遐裔其意欲循甄城故事也 上教恳惻云甄城

之事反正之初事勢蒼黄𢠐從之至今傷慟豈宜心知無妄而反加之罪乎宋軼廷争不已柳洵盧公弼家居軼等劫出共争又属六曺叅議以上宗室六品以上共請之 日月錄

巡邊都體察使敎書曰卿志氣宏毅識慮弘深有文武之才經遠之略能為国家决大策定大計無踰於卿特遣卿性巡邊徼 金慕齋製

金應箕 文戴公

字伯春善山人高麗尚書澍之玄孫 成宗八年丁酉登第

三公有闕朝野皆屬望於領府事金應箕 上嘗卜相於宰樞宋軼薦應箕柳洵亦意在應箕而重違成希顏之自并薦鄭光弼希顏颺言曰今日擇相以鄭光弼為得以申用漑為次如應箕雖如精金美玉當国家有為之時無能往來且已位極樞府與聞国家政不必更登台司實沮其入相之路也應箕踐履詳重操存誠敬平生無疾言遽色大為 成廟所器重希顏不稽众論妄加譏

貶取舍顛倒朝論惜之陰崖雜記

李諿　恭肅公

字　文景公稷之後孫　成宗十年己亥登第歷

大司憲三曹判書官至右賛成　中宗己巳卒

公長生豪貴而性儉素不修邊幅自筮仕至賛成執公不

撓閑節不到嘗爲刑曹判書知敦寧府事成世明有私

囑公嘗鄙之及逢於闕庭世明進揖又欲致款公揮而

絶之曰宰相敢匽〻何足示人世明幾仆地其質朴無

文奉法不撓多類是人比之包閻羅及其卒朝野惜之

潛谷舊錄

朴元宗 武烈公

字伯瀜順天人成化丁亥生 成宗十七年丙午武
科以訓鍊副正超拜同副承旨歷吏曹叅議江原京
畿兩道觀察使咸鏡北道慶尚平安三道節度使
中宗反正策靖国元勳封平城府院君拜相至領議
政庚午卒年四十四配享中宗廟庭

公美容儀風采峻聳讀書通大義射御絶人少時韓明澮
一見奇之曰他日必為大器 容齋李荇撰墓誌

公生長膏梁少落拓不覊出入屠肆學射御中武科歷清
顯遂折節讀書通大義不隨俗浮沉月山大君夫人乃

其娣也被汚燕山染病而死心常快憤燕山亂政日甚
宗祀危急成公希顔素多大畧欲廓清昏亂無與規
畫悒悒無賴意朴公可屬大事而本非同好難於發言
有里人辛允武者泩來兩家甚狎昌山遂令試徵意乎
城乃奮袂起曰是我日夜蓄積也昌山乃暮抵平城家
各痛哭叙平生忠義冝許国以死男児死生有命豈有
見　宗社危在朝夕而不恤乎於是兩公懽甚洽居數
月公等自以孤立難成遂以其意通柳順汀順汀遅回
久之不能快從然業已同之遁勉而已遂徧喩朴永文
辛允武洪景舟等令各倡同志所料合者率多武夫不

規義理樂因事就功不謀而同所在踊躍九月初二日
燕山欲游長湍石壁庵從宰臣只許平丘史一人公等
約是日閉門拒守推戴 成廟次子 晋邸匪晝已成
燕山命傳是行將士思奮機事已露勢不可止公等設
初一日夜半會將士于訓錬院分令邊修崔漢洪守內
城東池亭張珽守內城西倉平無見丘躯役夫以衛令
辛允武率李藻等十餘人先擊殺慎守英次任士洪慎
守勤守謙等則時為開城留守故欲待事定後徐人誅
之守勤等雖憑籍權勢怙侈無状而當時迎合亂君稟
傾國本者豈無其人而獨誅此三人者守勤素驕縱不

執而又為国舅則將有跋扈難制之勢故兼除其羽翼耳公等初議具壽永有導淫宣悪之醜欲并除之其族姪具賢暉者知其謀奔告壽永壽永詣訓錬院乞命公等貫之允武之擊殺四人也李藻嘗持鉄椎伏路左令別監一人持命牌促赴闕彼且驚惶詣闕藻奮擊墜馬頭腦皆出守勤被擊墜地有一奴人覆諸上以身當椎藻逆并擊殺之四人飛血滿面衣服盡赤欲見其功數日不類面而易服現者醜之平明百官皆會而有不知所以者入直都揔管閔孝曾兵曹叅知柳涇先出承旨李堨次出尹璋曺繼衡又出入直軍士皆踰城出附初

禁中聞變莫測所由燕山座差備門內呂承旨等入坐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變恐是與淸之夫相聚爲盜耳其亟召政丞及禁府堂上以處置乃命李堣持管鑰巡審闕門堣先令人出門審知朝廷已有所屬遂抽身出門燕山聞堣已出門遽前把尹璋曺繼衡袖二人佯爲避辭揮而出欲從門竇出繼衡時所寵幸之臣守門將士欲持以邀賞掖詣軍門公等亦貫之闕內宦寺等及諸色人等皆出惟後宮娼流相聚號哭聲振於外於是會訟戟門內柳子光李繼男守闕門以備廢主奔逸公率百官詣景福宮門外請命于慈順大妃俄而開門

引入公等詣勤政殿西庭列坐令柳順汀鄭眉壽迎
駕于潛邸 上避寓乎市署傍人家順汀等坐里門外
再三勸進 上以戎衣御輦備法物以出市不易肆父
老呼萬歲有流涕者日午入景福宮柳子光等欲循霍
光廢昌邑王故事致前王於殿中告 大妃以廢立之
故公等議之日未晡百官班定 上即位于勤政殿頒
敎四方大赦大抵廢立之謀出於昌山而成於公轉危
爲安變禍爲福宗東方萬世之業也但昌山資性果决
而無學術菁川則性寬懦而無所執公則麁厲無稽雖
忠義所激功在必成而施措失宜舊恩容賊臣柳子光

以基後日之禍瑣瑣姻婭皆授鉄券以賂之多寡第功
之上下連車續狗之譏至今為病 陰崖雜記
反正舉事之日国人皆曰首議者必朴令公也雲合景附
不謀而同公指揮若神号令如流動合機宜不終朝内
外清明神人以安雖遠爲賤旺無不賛稱公名姓至稱
為爺曰微朴爺我其得有今日乎或指其衣曰朴爺衣
我食曰朴爺我食其傾众心者如此 墓誌
朴平城元宗沈青城順徑反道極盡情義無間而方大計
未定之日猶不敢遽發其端平城對青城乗醉言 宗
杜危亡之状時政荒亂之事以探其意青城亦和之平

城始慷慨涕泣極陳其妹月山夫人臨死必報之托青

城又以門秋之慘荅之乃收淚定議 寄齋雜記

丁卯夏朝廷論斥柳子光子光怒動公曰吾與公幷以武

人濟業品文士多不悅脣亡齒寒我斥次及公公笑荅

曰朝廷切齒久矣恨公不早退也子光破膽而去 墓誌

庚午三月公固請辭職以金壽童爲領議政公長於豪貴

發於武擧歷職清顯不徇名檢及其遭亂運機遂成不

世之功雖樵童牧竪亦知其姓名及其大拜自量不厭

衆望抵節謙恭黽勉公議而不學無術麁厲之擧發見

於外雖在 上前持論者一忤其意亦暴露辭色不能

自戢然其天資確宲去就不苟至是力辭時論嘉之崔侯

雜記

四月病革　上遣承旨問所欲言公謝曰　主上勵精圖治安有可言之事但須愛惜人才 墓誌

平城以首揆兼判兵曹寵權隆重思欲引避告病在陶山墅朝廷有大事　上亟問之時鄭湖陰士龍黃柳村汝獻俱為兵部郎以公務往謁平城素豪侈大治苑囿池臺館宇鋪設極其靡麗侍妾數十人被羅縠善謳彈以二君之才待之極豊珍羞羅列奏樂侑觴令侍婢各求一詩酣暢極驩而散二君相若治生得裕亟效平城之

一事湖陰晩年侈其餼而柳村大起第教婢妾絃歌者
盖效其顰也寒士拮据奚并勲貴哉（識小錄）

平城既成大功即拜相　中廟賞賚特厚擇甲第以處之
又以興清三百給之臧獲寶貨稱是服御供奉多有僭
踰鄭湖陰以禮書佐郎持公事授刺遣呂之入歷三門
至大廳前但見鍊石為砌庭有豵松數株丹楹綠窓錦
席滿鋪華燕奪目轉入一門有小閣如飛朱簾垂地語
䏲隱隱如自雲霧中來閣之東有一女人頭戴大首飾
身穿黃長衫紅裳曳屢而出曰相公請入湖陰屈身而
進至女人之前又有一門在小堂之外清香逆鼻遂入

其門平城於荷池東畔坐於平床之上補枕華席兩叉
鬟左右持蠅鞭而立堂上簾内女侍坐者又不知幾許
平城起立迎謂湖陰曰生〻仍舉袖引就西畔平床之
上湖陰揖訖起曰此公事何以處之蓋禮文間事也公
取公事置之生右曰僕以武夫有何知識頼 宗庙社
稷之靈乘時崛起冒此匪據惶恐奮身而已安敢與議
於朝廷上公事先自有本曹判書豈不善處之覌佐郎
年少風采前程極遠幸飲老人酒遽呼進酒群女侍齊
拜跪應已有四女共奉一盤而進珍羞交錯不知下筯
處女工數十各持絲竹環坐于池上清音妙曲洋〻盈

耳公頻舉盃勸之曰勿以武夫為嫌湖陰平生大戒亦不敢辭盡醉而起公使諸女侍扶掖到門外而止湖陰多置茅宅自奉務極奢侈者盖有慕於平城也末年家道大成而乃曰安得髣髴其萬一哉 寄齋雜記

柳順汀 文成公

字智翁文化人天順己卯生 成宗十八年丁未擢魁科歷咸鏡平安評事校理應教義州府尹平安兵使監司吏曹叅判判書 中廟反正策靖国元勳封菁州府院君丁卯拜相至領議政壬申卒年五十四

配享 中宗廟庭

公天性沉厚寛洪自髫齔時常不勸而好讀書及長為文章汪汪然嘗受業於金宗直門下甚見推奬又猿臂善射彎弓百斤雖号武夫之雄莫敢與較既中司馬游大學才名益振有當路者欲白 成廟授宣傳官公不應

歲丁未 上視學臨軒策士擢公對第一爲咸鏡道評事虜見公射皆歎服歸而名其子多用公名盖祝其子如公之才也尋坐邊將失備禦配義州未久朝議以爲不當坐召拜司僕寺主簿

辛亥北虜犯邊 上以右議政許琮爲北征都元帥往問其罪許公簡公爲幕佐甚器重之常稱之曰他日濟世安民宰相必此人也

大臣交口薦公曰柳某文武全材將相之器今世少比不宜久屈卑官乞加擢用俄出爲平安道評事人皆稱屈公曰爲人臣尚可擇官乎顧不忍遠離老母耳詣闕上

疏請免者三 上曰令須汝陞故兹遣汝予將大用汝
汝其無辭仍 御筆書公姓名于硯匣人皆憫其去而
榮知遇也濯纓子金公馹孫以序送之擬諸宋之大韓
小范其一時期待類如此
燕山初年公卿又交薦公拜獻納手疏極論任士洪奸狀
其後士洪售奸誤国果如公言遷訓鍊院僉正時有閑
西逞䟴潛陞虜中指畫本道山川阨塞誘與爲寇虜甚
爲奇貨朝廷購求不肯與大臣患之皆曰唯柳某可陞
公陞果以計購得之未遑遣戊午之禍發乎追捕公方
在外其來最後由是獲免盖亦天也

自甲子以來燕山失道滋甚日事殺戮朝之碩老名臣相繼誅夷至於小民殄於刑役中外僵屍塡積溝壑穢德日彰無告籲天 宗社幾傾公與平城朴公元宗昌山成公希顔灼知天命人心之所倡率義徒奉 大妃教具鹵簿迎 中宗於潛邸入即位指揮整理不崇朝而國步大定開囹圄放無辜洗冤籍歸收孥誅竄奸佞登進忠賢遠邇大小樂於更生歌呼於路大事甫定公內籌廟筭外理兵政人望之若長城恃以無恐

公常與平城昌山二公語曰我輩今就成功事定之後凡可料理常一歸諸朝廷已無與也方擧義之日凡所指

揮皆稟於公時朝貴名在除去中者頗多賴公全活者不少而人反不知或有惡公者公竟不自言人服其洪量

庚午春三浦倭為變攻陷薺浦城殺擄邉將事聞 上舉公為南征都元帥戎車啓途捷書已報 上以南邉騷擾遂命公仍涖南方巡審邉事之可罷立者以聞且欲以鎮靜人心公還啓便冝策 上皆嘉納

公平居喜慍不形口不言人過失長身有風儀持論公平純正出於自然務持大體不為崖異遇国家大事不動聲色而處置咸得其冝愽通經史為詩文雄健豪逸尤

長於四六好讀朱子綱目至於名臣賢士嘉言善行尋繹體認或書諸窻壁以自檃括晚節愈恭儉不事生産若有贏餘常賑施其親友心常不樂曰安得釋重負優游適意以盡吾餘日乎并湖陰鄭士龍撰碑

中廟壬申年時議將復　昭陵柳順汀以首相獨以為不可當廣收廷議之日有一人夢見海平府院君鄭眉壽與柳相為角抵之戲以相較柳相不勝時鄭海平捐舘未及奠矣天將明柳相冠帶將詣闕忽中風竟不起昭陵阻擋之議不得行竟得復之云月汀漫録

成希顏 忠貞公

字愚翁昌寧人天順辛巳生 成宗十六年乙巳登
第 中宗反正策靖国元勳封昌山府院君官至領
議政癸酉卒年五十三配享 中宗廟庭
公既生啼視異凡纔知識聰悟機警已有弘毅致遠之氣
常游戲自稱大将布陣中令以指揮群児皆趍順無敢
違
戊午史獄甚急善人多挂非辜柳子光叅鞫捃摭羅織猶
恐網疎公為郎僚多有解救子光恶其右善厲聲詆責
至指公為黨欲并陷之公慷慨辨解辭氣正直諸推官

皆是公子先竟不能行聽并申二梁用洮撰碑
公為小官時已自剛果不撓其忝判刑曹時館儒士見辱
於賤隷聯名請誅而其隷乃時首揆慎相奴為左相李
廣陵之婢婿也判書韓致亨難於決治病不出廣陵之
弟克墩造公第者再稱疾不見兩相方怒一日赴朝堂
兩相語侵公公即於會中出白曰衆儒士見歐於一賤
奴罪當誅也此乃國法不當貸豈敢為相公饒改乎不
然則當啓知自退也兩公媿而遜謝四座咸悚惧公色
不動退而杖斃之其果斷若是識小錄
燕山幸楊花渡令從臣賦詩成希顏詩有聖心元不爱清

流之句燕山怒之以吏曹叅判遆付副司勇數年不遷
希顔見燕山淫虐日甚 宗社将危慨然有撥亂反正
之志顧無可與訐事者朴元宗乃月山大君之婦弟也
傑魁早貴為武士所推仰希顔欲與之同事而無交分
隣有武士辛允武者與元宗親密希顔使允武微諷之
元宗躍起曰此吾素所蓄積也即與希顔定議又以吏
曹判書柳順汀有時望不可不使知之乃喩其意順汀
從之丙寅九月燕山将游長湍石壁希顔擬於其日閉
城門推戴 晉城猶反掌也適傳其行時預謀者漸衆
皆踊躍思奮不可沮止且恐日久謀泄乃於某日夜約

會于訓鍊院其同約者與風聞者爭趍之乃進陣于敦化門洞口分遣力士撲殺懲患爲惡者任士洪愼守勤等宮中守衛承旨及將士等或由水口或縋城而下爭赴陣前宮中一空乃啓于大妃尹氏奉 晋城大君卽位于景福宮廢主爲燕山君放于喬桐縣市不易肆中外帖然 宗社再安希顔等之力也 東閣雜記

當燕山退廢之日成昌山寔首其謀平城預之而菁川晩始聞知其位次先朴柳而終成者乃爵秩也然此宗昌山推遜而自居第三者凡事謙讓乃諧矧此反正大事乎能讓而克成大勳昌山之識不可及也 諸十錄

公資稟通明完字宏豁明白正大不為威怵不為私撓立
朝三十年所莅皆著聲績卒達不世之勲以濟屯艱厝
国祚於盤石真古人所謂社稷臣也治家簡不值貨利
不廣田園雖位冠台鼎而不有富貴常以清素自守 碑
成領相希顏由弘文正字丁憂去制闋復叙列謝 恩命
上旨至閤門外勞之 命中官賫一鷹以賜曰甬有老
母公退有暇可以郊獵助供滋味又入夜對賜酒果公
袖柑橘十數枚因醉伏不省中官負出之不覺袖柑墮
散于地明日下柑橘一盘于玉堂 教曰昨日希顏袖
橘意欲遺親故賜公鏤骨妄死卒倡靖国之舉以為報

效也　成廟待士之誠知人之明固有以盡人忠也而
公之革危措安勳在社稷亦可謂不負知遇矣　龍泉談寂記
朴元宗成希顔柳順汀等靖亂之後相繼輔政世謂三大
臣　中廟禮待異常朝則爲之起出門然後復位三大
臣未之知也希顔老病一日自公委蛇甚從容自得至
中門檢言曰相公不知　上起立卿何行之緩也希顔
流汗滿面曰老夫不知死所矣昔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人臣有震主之威而能保始終者未之有也三大臣皆
得令從我　中廟可謂至也已　浯溪記聞
領議政成希顔卒希顔性坦率多大節立朝忼慨志尙不

苟而不學無術又不能下人愎過悻悻自好相棻草草
大損舊時卜相之日攘臂大言曰金應箕一千不能易
一申用溉申用溉一千不能易一鄭先鄉其妄言不顧
多此類也其力薦先鄉非但用私欵亦以逢迎先鄉嘗
有葭莩之重故爾
成公希顏嘗鍾愛平壤妓申哥者强情致病寔是厲階云
服表之日妓則被髮跣足逃隱人家復為法司所追捕
人曰成公之明足見一女之情狀而蠱惑已甚至於將
死之日亦以是妓托其子㮾吁可怪也 并陰崖雜記

鄭光弼 文翼公

字士勛蘭宗之子天順壬午生　成宗二十三年壬子進士仍擢大科初補成均學諭選入玉堂燕山朝謫牙山　中宗反正歷副提學大司憲吏曹參判禮曹判書咸鏡監司右贊成官至領議政致仕賜几杖戊戌卒年七十七配享　中宗廟庭

公幼有氣度大異凡兒翼惠奇愛之嘗對饌案諸子滿前獨以味美與公曰此爾他日之食也少從伯姑癸業乃翼惠公之姊而女中大家也有識鑑知公遠到以子孫為托潛伯舊錄

公有一同贅生見其婦姑之出隨其輪後束扶西舉高拜
檢飭至家而止後日公亦隨其行任其傾側寂無一語
旣下轎姑氏責其不如某公亦無慍色但唯〻而已又
與韓判書亨允成大憲世純爲同榻友旣同中進士初
試又同中文科初試共上山寺約當取大科如進士試
不足赴也如有違者衆攻之一日公辭曰明日吾之生
辰當謁伯氏而回諸公許之且曰公無忘前約公曰諾
旣下山伯氏勉之明日乃會試名紙筆墨亦已準備不
可徑還公告以有約則又責之公遂黽勉而入旣出即
上寺諸公宲不知也越三日家人奔告進士居末云諸

公大噪依約交攻之如今所謂擧風者公徐起而噸曰
負約非吾本意故走筆免不作豈知居末以取用悔哉
其年諸公與公并登大科卒為名臣之冠語曰大賢若
愚大德若踈公近之矣（寄齋雜記）
公宏厚有量李相克均一見以公輔期之時開史局克均
為摠裁官公官纔學正擢撰都廳之任一委編摩燕山
時謫牙山尋又拿來罪在叵測親舊涕泣送餞忽有以
廢立來告者坐中皆懽呼失次公夷然曰此乃為 宗
社計也仍卻肉楪曰未知故主生死也見者歎服
丁卯正月壬戌 上御夜對講大學衍義至漢元優游廣

代姑息叅贊官鄭光鄕曰優游姑息乃人君之失政漢
唐之亡皆由優游姑息也在聖治之世一小人在位一
君子在野若不関於治躰或至陵夷則一小人可以亡
国一君子足以興復進退賢邪所関甚重尤不可不慎
也大抵人君好學 宗社之福也然徒學其文不躰其
實則終無益也必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然
後爲得也
十一月甲辰 上御朝講鄭光鄕以同經筵入侍至春秋
齊桓公事奏曰桓公用管仲而齊国理用豎刀易牙而
亂君子小人進退宗関国家治亂是日拜禮曹判書

先是壼位未定淑儀朴氏寵冠後宮欲援 章敬之例自
陞中位 上欲從之而不知大臣之意如何令息辭求
之於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等試觀其意光弼獨奮然
不許曰正位當更求淑德名門不可以測微陞遂以眞
西山大學衍義齊家之要范祖禹擇后之事進諫朴氏
之意遂沮 上意亦定於納新妃士林聞之相語曰光
弼此舉雖宋韓富無以過也
成希顔宋軼議啓曰三人中鄭光弼則自少沉重喜怒不
形倚望甚重光弼當先用也金應箕爲人雅重持身雖
無異於聖人若国家大事則非光弼不能爲也申用漑

有才人也然豈以才用濫而易一光弼乎今日　上至

誠卜相不可不以宗啓并遺事

以咸鏡道觀察使鄭光弼為右議政乃領議政成希顏之薦也希顏嘗服其度謂如光弼可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敬之如神明至是力薦之由監司而加階為贊成贊成而政丞皆希之力也陰崖雜記

上諭鄭光弼曰予嘉卿器醇而深猷遠而博茲而寵陟以示殊恩毋煩遜辭益加忠輔又諭之曰卿有局量弘毅謀猷深遠輔之以學力持之以謹慎故擢之遺事

右議政鄭光弼嘗於經筵極論選上奴子各府皂隸各鎮

水軍丁単役重将不能支請料理疏數旁逸使安業旋
命收議宰相皆以循舊為便先卿亦依違無所建明識
者譏之 陰崖雜記

章敬王后於乙亥二月二十六日誕元子七日而上賓是
時金冲菴朴訥齋抗疏請復慎氏大司憲權敏手指為
邪論擬於死罪力請究治遣禁府郎官拿推事幾不測
左議政鄭公率朝廷救解曰言雖不中不可罪之以防
言路 己卯黨籍補

嘗失 原廟神版一位人皆起下輩欲陷殿官而為之囚
叅奉及守僕等鞫之竟不得端緒鄭先卿為推官以為

此乃疑獄若期於得情則嚴刑之下必多冤濫啓緩之
無枉死者後刑曹偶捕賊人問前後所犯自服偸取位
版藏諸某山巖下依其言尋得之人咸服先卿識見之
神（東閣雜記）

丙子十月庚午御夕講叅贊官金硡曰燕山君得罪宗祀
属籍當絶然若絶祀則似妨親親之道臣意非正廢主
魯山亦無後此亦可祀今日延訪時幷議何如奇遵
曰魯山罪不如廢主今若祀之則於 聖德厚矣
上曰見武定寶鑑 魯山事関係且已久矣不可議也
御宣政殿延訪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漑等光弼曰

魯山事令日自 上下問此美事也然 世祖初即位
時事在後世未可輕改 上曰 魯山事予意亦以為
不可輕議金安国曰 魯山燕山被廢均也宜并考古
例而為之丁丑 御宣政殿延訪大臣議燕山立後事
鄭光弼曰燕山 魯山立後事前日因講論禮記而發
臣意欲自 上使之不絕其祀耳 魯山自 先王朝
無神主今作神主又造墓宅勢甚難矣雖好恐不可為
也使禮官磨鍊不絕其祀則国家之意厚矣金石一班
己卯公為首相 中廟因災異延訪于思政殿左右迭進
各陳弭災之策韓亨允進曰 聖上雖礪精求治鄙夫

敢據首相之位災變之作必有所由而治道之成不可
望矣及退賓廳右相申用溉作色大言曰新進之士面
斥相臣此習不可長也公顏色自若揮手止之曰渠知
吾輩之不悦發此言也若小有忌憚雖勸之必不肯也
於吾固無所害而年少敢言之風不宜摧抑之也用溉
服其言而聞者以為有大臣之量松窩雜記
南袞與洪景舟由神武門有密啓事人不之知夜半命遣
宣傳官領禁衛軍拿致金淨趙光祖等七人于闕庭翌
日未明袞以微服着笠簾布衣衣足穿破屨步至鄭相
光弼家呼門者曰急入告于内但言客來門者認其貌

知其為南相入告曰有客到門覘其皃是南判書但衣冠草草如賤人鄭相大驚顛倒出見則乃袞也怪問曰公何為此耶袞俱道其所以仍曰此輩若遺一人其害無窮 上今日必招公議之公可勉從 上意除去無遺然後国勢得安不然多有後悔不可不深思處之或以危言恐動或以甘言誘之鄭相正色曰公以大相為賤服歷都市而來大是可愕事也謀害士林本非余心可忍為此乎袞大怒拂衣起去 思齋摭言

十一月十五日南袞沈貞等密告趙光祖等幷拿致闕庭或有言不可不使首相知之乃 命召光弼入對使定

光祖等罪光弼曰重事不可輕裁收群議以定之可也
上命南袞草傳旨袞稍前秉筆而伏寫訖進于 上
前覽訖傳曰案已就只囚光祖等八人餘悉放之其案
曰趙光祖金淨金湜金絿等附己者進之異己者斥之
聲勢相倚盤據權要引誘後進詭激成習使国論顛倒
朝廷日非在朝之臣畏其勢焰莫敢開口尹自任奇遵
朴世熹朴薰等交相和附云云案中初有誣上行私之
言光弼啓而去之李耔罪名在金湜之上光啓亦啓而
脱之是夜吏曹判書南袞承旨金謹思成雲皆以 特
旨除之仍 命盡遞兩司玉堂光弼請勿遞再三啓之

只許勿違玉堂官 東閣雜記

是時朝著殆空 上命鄭光弼為政光弼退至賓廳熟視衆而不言衆退語人曰鄭光弼之目也光弼以柳雲為大司憲李思鈞為副提學斯兩人內有志槩外無拘檢見輕於光祖等者也衆等以兩人忤光祖不疑也時人服光弼之識鑒 石潭日記

趙光祖等既下獄取招入啓 傳曰此事朝廷已定議不可用刑杖照律可也禁府照啓光祖淨湜絿等四人以死罪 上呼承旨金謹思至榻前判付曰光祖淨賜死湜絿杖一百遠方安置自任遵世熹薰遠方付處謹思

聞 命遂巡史官蔡世英啓曰大臣處乞更議處之
上曰果然可更議也鄭先卿時在賓廳謹思出傳 上
旨時夜張燭先卿聽 教捫燭驚顧左右即請入對啓
曰小臣在職亦久豈料今日有如此事此人等但以愚
戇不識事理以致如此若干重罪則臣等豈不請之乎
淚緣白鬚交滴 上曰此重事當更思爲之名成雲教
曰先祖等四人決杖遠方安置自任等四人遠方付處
雲判書付而退先卿退賓廳又啓曰此人等旣免死是
天地之仁也皆病弱若杖而遠去則死於中道未可知
也恐朝廷得殺士之名而無減死之實也 上不允五

啓皆不聽 東閣雜記

己卯擧事夜當事宰相等啓罷藝文館招吏書郎爲即日政具斯文壽福時爲郎承牌至闕抗辭以爲若盡罷史官則令日記注誰當修之不署 教下當事輩大怒欲治以承傳拒逆之罪時夜曉鍾鄭領相光弼始入闕庭斯文逆告以故領相曰諾亦無一言領相入賓廳當事輩首擧是事哮怒叱勃領相亦大怒呵呵彼輩之心固亦大洩天明又議抄啓領相曰 主上方震怒此等事則從容治罪未晩因以還延不即被斥亦無大罪幸也領相臨機處變佑賢輔国濟物布德色荒提暴如此 前言

議能賢良科領相鄭光弼曰初設此科之時臣意以為不可以不能止之及取之果多賢能之人大抵我國人心不如中国人之淳朴後弊必多故不欲開端然薦舉不公之事臣未之聞也謂安瑭主之者不然也申用漑崔淑生力主其議安瑭於其子恭選之時以為無顯行而避嫌矣豈有為其子而設此科乎其後用漑亦悔之語臣曰吾之初計誤矣特進官韓亨允曰此科初欲廣取故自　上信而從之終乃抄略其數乃趨附之人也其建議者皆盛氣焰張順孫曺繼商因言時事并作去在

朝者皆愛其身而不敢言大臣初誤建議令知其弊宜
建啓罷而言不可罷安有如此痛憤之事乎光弼曰初
設時非 祖宗之規又有後弊故謂不可為也及既取
之多有可用之人故惜其人才而謂不可罷此臣之意
也論議豈可苟同乎大司憲李沆曰金湜等初非厭科
舉者也才學短淺亦不能及故數少抄選而試取也今
不罷此科則權臣之欲植奸黨者亦藉此也柳灌曰湜
全不知書承旨金希壽曰豈可云湜全不知書臣見其
古文最難解處亦能剖釋之修撰李芃（後改薇乃臣之弟）乃
祖宗陰佑 聖心開悟知為亂政而治之大臣無一為

殿下手係萬世之計頃者靖国功臣請削本非大関至
率百官請退改而今者社稷大計危亡所係之事不力
為之先鄭曰臣迷劣不知何以則国事好也必罷賢良
科而後可乎今者率百官諫争之事臣未能料也其欲
使率百官而請加彼人等之罪乎 聖明之世安可如
此 上初命勿罷科只勿叙顕職竟罷之
乙酉曰 慈殿未寧 上召大臣諭復立昭格署之意鄭
光弼等啟以既罷不可復立 上令更議光弼等再三
以為不可最後啓曰自 上非不知其不可而為 慈
殿如是下教臣等不敢献議遂復立 東閣雜記

有人告童蒙教官某率其弟子将起兵謀反逆 命分捕之勝冠者數十餘人十五六歲者又數十人十三二歲者六七十人而十歲以上亦數十人禁府桎梏鉄鎖過半未足皆以藁索繫項坐之於鍾樓下鄭林塘年方十歲隨同門諸兒而去經日不復父母尋之則亦在其中公啓曰臣之孫玉壽(林塘小字)年十歲亦在囚中敢來待罪但此皆無知小兒請審其獄 上使推官案之群小兒等於南山上脫衣為旗折松枝為鎗為習陣之戲并無他端遂反生之(寄齋雜記)

壬辰 東宮近處有灼鼠詛呪之事且作假像懸木牌書

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以朴嬪所爲賜朴嬪及福城君嵋死兩翁主廢爲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外左議政沈貞以交結朴嬪亦賜自盡自餘被罪者甚多鄭光弼鞫獄時以爲涉於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栲掠欲緩之而不能得時金安老主此事鍛鍊成獄因以擠陷平生有隙之人貞惡積盈天道好還雖其自取而以此成罪人有不服者翌年癸巳又於闕內臺諫廳懸假像掛木牌書兇獰之言掌令蔡無擇正言鄭從濩等見之即啓以洪礪餘黨尚在又試前日之謀因欲發明前事 上命招三公兩司禁府堂上入對

又以老成之人不可不使知之并召領府事鄭光弼
上曰令見牌書字畫及凡施為與前牌相似臺諫所啓
兇類欲發明前事之言亦似不遠矣但前者洪家自服
我書而死此筆畫與前無異豈死者更來而書之乎其
欲亂朝廷者所為乎前牌書其時推官亦皆見之矣其
各言之左右或以為字體相似或以為未知相同　上
曰此與匿名書無異前則於東宮為之故驚異而推之
今予意燒破則朝廷自靜也光弼曰大獄不可數興燒
破之教至當人心如此而大獄累起近來天變甚多未
必不由於此也領相張順孫左相韓效元右相金詮思

等含糊只請自 上裁斷禮判金安老曰令見書體不
如前書之熟與前書不同大司憲沈彥光曰自 上以
書體相似生疑甚不可也 上意如此則下人亦揣度
以前獄為虛事也洪礪福城君兩翁主定罪皆斷自
聖衷父子之間至情所在易為動搖此亦朴氏及兩翁
主家人所為欲使混殺而起前獄也前者鞫獄脫漏者
甚多其時推官物議至今非之大諫尙震曰見其牌則
布置施為前如一臣之意若他人則雖與千金豈忍書
之乎兩翁主皆在都下僕隷根據若使歸鄉而僕屬隨
去則禍稍息矣無擇曰頃者既得罪人快施王法令又

為之掛在兩司所見處其欲混跡之詐明矣自 上疑
其與前牌相似臣詳見前後所書其生熟頓不相似雖
玉石俱焚必竆推而後已也安老無擇等之必以為不
同者以其前日已有服我書就死者也執義金希說司
諫尹豊亨掌令柳瑒徫持平安玹金疊獻納林鵬正言
鄭浹濩崔輔漢等啓以不可不竆鞫 上不從只令懸
賞購捕金仁慶妻從夫陞配所洪礪妻使之門外居住
彥先震等合司請鞫兩翁主家奴僕五啓不允而退副
提學權輗直提學南世健典翰趙應圭應教李任副應
教許沆校理成倫河結先副校理黄琦副修撰洪春惇

士洪暹等上疏論鄭光弼以為累起大獄天變由於此其言至為悖理光弼於朴氏托以親戚交結甚密物論鄙之及權奸之敗陸來救護洪礪之獄由為逢迎今者復引天災欺誑 殿下不幾於一言喪邦云云光弼之言真得大臣告君之體而醜正之輩公肆詆斥如此其古所謂朋欺者乎

金安老憑藉公主之勢欲劃受壺串牧場為田鄭光弼為司僕提調執不可曰國家牧馬之地決難劃給勢家待老父死後為之安老深啣之時謫還 禧陵以光弼曾為總護使奉安 先后於不吉之地搆揑請置重典

中廟命減死流金海光鄕先已謫罷歸懷德村舍不意金吾郎馳至家人皆驚惶涕泣光鄕方對客六博呼盧不輟俄審未減流配稽首曰 上恩至矣退夜寢睡鼻息如雷明日擔束登道無一毫見於辭色未幾安老敗乃還安老竟受牧場及被罪還収之 並東閣雜記

公在懷德朝夕甘滑有所未具一日官人獵於前山脫死之鹿投入於公所寓之籬手弟等以為天賜而共逐捕之設饌進之主倅聞以為罪人偸食進上之物亦有罪也發差徵之立門督促既不能山行而得之亦不能貿之於場市擧家遑遑莫知所為適公之親族作宰於旁

邑者偶送一肩從其所持之人納之於官而解其怨及
公還朝朝廷聞之斥黜其倅公以為門蔭之官怵於權
勢亦出偶然非其情也不宜深責力護復叙而終不得
也
公著龜德望蓋一於世而安老特惡之其遷改 禧陵専
為殺公而發也舉朝爭之請置重典 中廟聚會群臣
於闕庭各獻議三臣外皆曰可殺 中廟特原之遠竄
于全海府〻與東萊縣接境乃公之本貫而始祖墓在
焉公畧備酒果令子弟往而拜掃時武夫為縣令者聞
之欲取媚安老乃大言曰鄭某以罪謫居是乃庶人只

可祭其考妣而已豈可遣其子弟祭遠祖於越境之地
乎多發健卒舉杖驅逐使不得接跡公之子弟等在境
上望而祭之而還縣令以鄉所等與罪人同心容護子
弟其罪亦重搆以他事送関于京在所請遞其任其冬
安老死公乃還朝復為京在所堂上而縣令之論関猶
在公以為城主関文不可久滯即令從其所指而遞送
縣令之奸譎有甚於懷德之倅而公畧無辭色子弟等
亦不發言故朝廷不能聞知至於敗品陞職終保爵祿
公之盛德真不可及也 并松窩雜記

鄭文翼公近代名相 中廟朝灝叔用事公謫嶺南李相

擇之亦諷閔西灝叔貽書二公曰覘朝廷意亦不相貸莫如早自决也擇之即放飲成疾而卒公笑曰朝廷以老臣有罪朝夕誅殛則當伏國典以一礪百可也況死生有命彼馬能殺我哉畧不動心及灝叔敗呂公還朝洛中僮僕持朝報倍道而往中夜至諷所足繭口燥僵臥不能言子弟惶恐探槖中消息乃吉語也即白之公曰然乎雷鼻酣寢明朝見其書 丙辰丁巳錄

領中樞府事鄭光弼卒史官曰光弼宇量宏遠休休有容似若不露圭角至於當國大事凜然有氣節再為首相多有匡輔之力朝野倚馬己卯之禍將被重典叩頭極

陳至於夜深手自秉燭再進力救冀回　天意士林之
禍不至於慘酷國家元氣賴以維持厥後三凶用事搆
三遷之説啓還　陵之謀必欲置諸重典而不得意竄
予外金安老因先鄉之族恐動之曰朝廷必加大禍莫
如自盡先鄉聞之曰死生在天豈以人言自殞性命朝
廷雖加誅戮余所不惜祇俟　上命而已及安老伏罪
首被徵還朝野相慶入京之日至於市童馬卒望其來
曰鄭相還矣莫不欣忭間有泣下者將擬復相未幾而
卒時論惜之實錄
公風骨奇偉胸次恢曠外和内剛早負公輔之望有器局

而應善接言皃休休而畦畛甚嚴自處岩廊務得众心
先事而猷炳幾而憂安危之機邪正之分屹然有奔波
砥柱之力人稱有古宰相風焉 己卯録
公長身美鬚神清而骨秀沉厚寡言笑自奉儉素如寒士
公退則坐一室讀書史不事營殖不通關節尤不喜聲
色局量恢恢光明正大非意挫辱曾不少撓忠君憂國
之心老而愈篤以身繫安危輕重者殆三十年 潛谷舊録
公有識鑑薦用人必先觀其容皃故所舉多至大官黄政
丞憲初第以承文正字詣公邸公款待而饋以食辭去
起送之視其背良久還坐子弟問其故公曰此人貌豐

必至卿相現其飲咲必速升而早敗背不及面當無子
也黄未幾登庸終入政府而削官又無子皆如公言
公每食以其餘只令孫惟吉曾孫芝付食之他子弟不得
與李完城憲国少時以族孫往省方飯二公適不在食
訖熟視完城呼侍婢輟而與之完城食而辞退侍婢相
目笑曰彼亦有台鼎之相耶其後完城登第官至左相
以忠直受知於 宣廟八十而卒公盖知之也
鄭湖陰士龍少日無檢不為公所貴士類多短之擯於外
己卯禍起名為司諫人皆憂之曰彼積憤久矣必將甘
心公曰吾知姪雖持己不慎而必無害人之事也及入

果辭避不與時議人以是多湖陰而稱公之能料人焉并識十錄

尙成安震世居林川其先不大顯其父筮仕僑居于長興洞口成安兒時率群兒嬉戲於街上公爲首揆時見而異之令小吏挈來至其第啗以飲食亟加稱 曰此兒異日當坐吾座但避事少達白耳成安果登元輔在相位者十六年享太平之樂雍容養重一如公言異哉樂全堂漫錄

戊戌謁聖鄭林塘登壯元及第 中廟即遣中使馳諭于公曰卿之孫爲壯元予爲国家喜爲卿又賀也仍賜宴

需即日唱榜拜為正言賜一等樂林塘騎司僕馬天童前導妓數十擁馬首而來閭里觀者闐咽門巷公方痛瘡苦吟亟起而視之不勝大喜集客大醉後 上之賜不覺沉病頓愈撫林塘背曰真孝孫也滿座稱賀（寄齋雜記）

我國名相以黃許為首或以前朝科第病之厥後無聞中廟朝鄭文翼公光弼不愧前人（鶴山樵談）

談者論国朝名臣以黃翼成鄭文翼為稱首翼成當国家休明昌大之會 世宗以神聖臨乎上不下岩廊坐享太平蓋得順風之勢焉文翼身遭齟齬志業不大展其炳炳表見者惟己卯一節耳然皆足為一代宗臣（谿谷集）

朴汝龍問劉忠定公能前知來事而且不動心事栗谷荅曰我朝鄭先鄉非學問之人亦有可取在謫時京奴忽到僵于門外氣急不能言家人洶懼以爲自 上賜死其奴氣定然後問之則全安老已貶黜矣一家轉懼爲喜時先鄉方寢伺其覺以告荅以還宿別無喜色其在廢朝時將戮于京係械至驛亭人以反正告輒泣曰下無道事人以正者乃至於此悲夫如此人亦不易得 栗谷別集

申用漑 文景公

字漑之號二樂亭叔舟之孫天順癸未生 成宗十四年癸卯司馬丁未登第賜暇湖堂歷吏郎舍人直提學吏兵曹判書典文衡官至左議政 中宗己卯卒年五十七

公自幼峭拔高邁果異凡兒文忠大奇之改名而字之綫踰弱冠中司馬射御亦出衆識者知爲他日將相之器 容齋李荇撰墓誌

公自少倜儻多大節其父㴐爲咸吉道監司李施愛之難發於倉卒無以應變投入於廳上曲樓之隙亮卒尋之

不得將去有小吏指示所在之處竟爲所害公及長痛父死於賊手亟欲報讐交結洪裕孫累陞咸吉道審知小吏面皃姓名一日其人以事來京寓於中路人家公時爲舍人與洪裕孫乘困挾弩徒步而往使裕孫招出似若以官事相告語者公自其後斫而殺之主家及同行之人終莫知有何故而爲何人之所害也 松窩雜記

公天資豪邁卓犖有大節性嗜酒有時呼老婢相與引滿大爵醉倒而止嘗養菊八盆方秋盛發置在堂中高與椑齊公愛其馥郁賞翫不輟一日爲家人令日當有八佳客至矣備酒饌以待之日將沒寂然無客家人稟曰

已具盤矣公曰第少待之月既上圓魄入室花光月色爛漫皎潔公始呼曰進酒指八菊曰此吾佳客也各陳盛饌公曰我當行酒以銀杯各陳二杯而罷公亦醉矣寄齋雜記

公為文章遒勁簡古屏去華靡無一點塵俗氣初若不經意出輒驚人蓋得之天性然也墓誌

公豪放有文武才但溺於酒色人以此少之

光廟以後尚功而不尚德然至於大除拜則猶不敢輕易授之　中廟之初雖經燕山昏亂之後必擇一時之人望其時相位有闕公會衆坐之處人有言其可為相者

申公用溉默數良久顧謂文翼公曰朝臣無如叔者叔亦陞矣文翼果陞用溉文翼之族侄也其後一相又闕亦有問之如初者用溉良久不荅徐自言曰無如我者我亦不免用溉亦陞此可見難慎亦擇之意也近世以來雖有卜相之名而無卜相之實惟以職品序次有若尋常窠闕者然他可知矣（并松窩雜記）

申文景公用溉鄭文翼公光弼爲金石之交文翼登對中廟謂之曰卿有友歟果何人也對曰臣無友也惟有申用溉一人而已後日文景入對　中廟又問之對曰鄭光弼乃臣之友　上曰卿二人可謂知己之友也已

卯之變文景已卒人以為文景若在必能鎮定使無虞也文翼亦歎其早逝使我獨當此變也寄齋雜記

人之所稟各有偏長政事之才或短文章文章有餘事業蓋闕合其長而施之者文忠之後其唯文景公乎墓誌

壬人裵與公比衛一日瞯公疾來候談及朝廷徵剌善流目以過激隱其竅而餂公旨公逆射其伏厲聲折之曰自昔醜正之徒莫不駕是名擠之以為吾窜公何此言為也裵素憚公洎聞公言輒沮而去無何公卒才十三日裵媒禍由左腹搆萋菲宵叩北門上變刀鋸接摺突起於中夜自靜庵以下名卿碩士殆盡之一網矣元輔

鄭文翼公坐朝臺攬涕吁公字而曰某若在世詎有此事盖文翼深知公猷為聞望有以服諸壬人心膽故為此語云爾不唯文翼而已能言之士迄茲稱之不衰曰申文景卒而已卯之變作寔非輿人之同情也乎申象村欽撰盡餘記

國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之十

任由謙 昭簡公

字叔讓豐川人景泰癸酉生 成宗庚子司馬己酉登第歷正言應敎吏曹叅議慶尚觀察使官至工曹判書 中宗甲申卒年七十二

公少不好弄唯耽嗜書籍爲文能造理老先生皆異之既冠益力以肆華聞大播一時名士慕與之交尤與金忠貞公銓鄭安陰汝昌相得講劘道義之學其所資益者多公之外舅洪忠貞公應少許可於子婿未甞假以辭色每見公必爲之敬禮

燕山初柳子光恃其權勲奕毋踰僭公承 朝命往鞫盡
發其狀時論快之
選入弘文館陞應教路遇當路大臣引馬避之不為禮坐
是遭罷既而擬學官主曰某以下陵上不宜為是職乃
降授副司勇久之拜訓鍊僉正蹭蹬不得調清顯者凡
七年公不而卑冗為辱尤恪勤供職凡設局及奉使必
薦公為首事無不辦燕山末清名之士皆及於禍而公
獨以沉滯得免
公自少勤身篤志尤精理學如庸學兩書每夜必誦到老
不怠燕居必斂衽端坐未嘗有惰慢之色教誨諸子必

以義方勸勵課講使自成就至於立揚皆能以清慎自
持其素得於庭訓者然矣
公平生無所嗜好晚歲益厭紛華別搆小堂于家園日以
嘯咏為事客至或設碁或投壺以極其娛每遇良辰率
子侄親舊佳山勝水無不窮玩興盡即返且與年滿諸
宰數往來作耆老之契人稱為七老會至畫繪以傳之
公天性謹慎每以盛滿為懼遇微疾輒乞解諸子得一官
增一級輒愀然不悅曰無已過乎諸子善承厥志迭處
顯要而未嘗少以名位加諸人
癸未判工曹翌年以老病再辭又移知樞疾革語諸子曰

吾位過年滿汝等亦皆顯揚死無所恨但望汝等謹慎
立朝而已下至諸婦群姪皆與之言以訣其精爽不昧
如此 并容齋李荇撰碑

成世純　思肅公

字太純昌寧人天順癸未生　成宗二十三年壬子
登第歷直提學大司諫湖南湖西觀察使官至大司
憲　中宗甲戌卒年五十二

初姜渾沈順門為舍人皆有所眄之妓鄭鵬戒之曰亟遠
之無貽後悔姜去之沈不從其後二妓入宮被寵甲子
燕山欲殺順門問于群臣三公以下莫敢異議適賜宴
闕庭公顧四座曰吾等職在諫官安可嘿然而已兩司
皆縮頸獻納全克成曰官以諫為名見人無罪而死緘
愛身不言奈負國恩何正言李世應曰獻納言是或曰

若不順旨必與順門同死終無益也公與克成談笑自若曰死生大矣各任其志可也令日先死者必吾兩人也次者正言遂啓其無罪之狀惠山雖不聽用亦有罪之

公遇事明果直情而行峻潔少許可不肯隨俗俯仰所與交惟鄭公先鄉申公用漑數人而已權政丞鈞性倨客至不時見若聞公來必倒屣而出卜宅白岳峯下公退嘯咏泉石間蕭然若無爵者教諸子能以正有致大名者本於庭訓云並潛名舊錄

趙元紀　文節公

字理之漢陽人天順丁丑生　燕山二年丙辰登第
歷正言修撰　中廟朝拜大司諫副提學官至業政
左叅賛癸巳卒年七十七
公幼不好弄有安重氣象九歲嘗著象戲正郎見之語其
母曰吾兒已學無益之事將何以成立乎公竊聞之則
垂泣告父母曰吾偶然學之此戲若害于身豈敢以貽
父母憂乎平生遂不着
燕山主欲觀史草公力啓勤息觸怒見罷人皆為公惧公
不為動庚申逋民逃入海浪島朝廷遣將捜括公為副

將波濤洶湧舟楫顛危人皆失公則夷然竟捕逋氓以
還
中廟改玉以公有慈祥牧民長才兼解武事除慶源府使
自公往蒞民吏咸懷全粟馬羊之謠聞于 朝特拜大
司諫
公資性忠孝好節儉執親之喪朝夕悲哀三年不出廬外
位居宰輔弊廬短堵僅庇風雨度廚所儲不過菜鹽人
視之不堪而公樂之不厭也人有饋遺少不合義必辭
若將浼已平生恪謹職事雖祁寒盛暑未嘗一日在告
駒直不入於家必先周窮婦妹以及於門黨之老寡孤

幼雖疎遠不相往來者亦得霑濡家之所奉常不給也

公退恒居小齋流閱書史日夕扶節曳屐俯鑑尺池對菊數莖吟哦逍遙若與造物者為友而其胸懷浩浩然也

静庵先生公之兄子也聲名太盛公深以為憂在虔源時貽書以警之人服其先見之明（并潛谷舊錄）

嘉靖壬辰 中廟教政府曰廷臣有清節素著至老不変為衆信服者啓之以叅賛趙元紀對 命超階陞政元紀居官廉潔白直其陞嘉善資憲亦皆以清白褒之也同時宋判府欽以清素廉退與元紀齊名（東閣雜記）

趙知事元紀性儉素嘗令毛匠作披肩其法必取毛之厚者縫其外面而縫其薄於裡面公見之曰汝真拙工也披肩之設欲其煖也令縫其薄毛於內厚毛於外非取暖之道也遂使反其法焉性又耐寒雖隆冬不過穿一襦一襖而已嘗見春月著小襖者問曰何必著此曰不然則冷氣入腹矣公大笑曰腹與足相距甚遠以足冷害及於腹必有此理哉 稗官雜記

趙二相元紀清白有德質樸敦厚世傳公在銀臺適新掃理諸公曰此清嚴近地何物之食而可當此臺之美好也公曰雖食黃茨菰可也一院大笑蓋公所嗜食而其

質朴可知氓俗採野蔬菰同黃精煮食以救飢荒處之

有之清江瑣語

成夢井 襄景公

字應卿 人成化辛卯生 成宗二十年己酉司
馬燕山二年丙辰魁庭試直赴戊午殿試歷舍人典
翰 中廟反正叅靖国功臣拜大司諫吏曺叅判封
夏山君丁丑卒年四十七
章敬王后升遐自内有促歛之 命公以禮曺叅判堅執
不撓務從表禮儀陞判尹臺官搆虚彈駁靜庵爲正言
力稱孝友至三朔始遞
丙子八待進言曰 主上有志三代一復古制甚盛美也
若不務宗徒貽後世之譏如欲轉移風俗則莫若忠厚

爲本未幾有己卯之禍
閑居語及當世人物有以南袞爲稱首者公之斯人才華
雖可稱交結年少文士好爲近譽恐非君子人也又曰
柳洵在廢朝位首相不能率百官告　慈殿行昌邑故
事若假數月則国已国已身偕保乎全完彩鄭汝昌樂
道人之善真古之善人也姜渾爲護蕩等司提調極選
諸閣佳名以媚廢主文章雖富麗安足取也金馹文章
浩瀚氣宇倜儻而后言集字皆禍本
府院君鄭洵忝賛李蓀判書安瑺仁川君蔡壽郡守李灉
俱以父執時尚康寧公倡諸子弟各扶鳩杖設耆英會

于公之終南別墅觀者稱之每遇佳辰大開壽席盛集
親黨侍母夫人說少時游戲之事怡愉終日極歡而罷
以此為人間極樂云母夫人執用藤架之類亦親自制
造以悅母志位至忝判猶然 上有賜必袖以獻凡出
使得珍味亦如是母夫人語人曰此兒之在腹也吾不
憂其幼也衣以三綵布無慍色而今受報乃如此一日
母夫人思還舊庄公亦隨之曰以乞養 上召之還朝
嘗於辟書孝衰於妻子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
驕盈清心寡欲怡神養性忍快恥復三十二字以自警
者 并替各
舊錄

成夏山夢井才氣超邁雖性懶不事文墨然往往得意則頗有佳句嘗乘舟過楮子島仰見檣上舍須衡江亭倚壓江潯空閑寥寂卸舟登臨倚欄長嘯酌數觥沉吟成一絶書壁間其末句云朱欄大抵多空寂携酒來憑是主人嘗見白樂天詩曰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黄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雖本此二詩然亦佳 思齋摭言

成夏山天資甚超穎詩文未嘗經意而出手必佳有病懷賦申企齋嘗書一通付壁而讀之李容齋亦言使凡力學以充其才則吾輩不敢望也嘗小構南麓有詩曰詩

家有道可冲天料理終知却不然試向山中高枕卧此
身閑處即神仙措意理達有警世意尚相每日兄天性
孝友其詩可採於勝覽東文選而無愧時不見錄亦命
也　清江瑣語

李思鈞 文剛公

字重卿號訥軒 人燕山四年戊午登第 中宗

二年丁卯重試官至吏曺判書

李文剛思剛骯髒不肯與時俯仰不容於己卯士類出補

全州府尹及趙光祖等被罪召拜副提學時輩意思鈞必

懷憾於彼人而進用之也及來辭職曰光祖等被罪事

臣不能詳知必是欲為善事而不能無過中憎嫉者多

而然也又伏見傳光祖等之教竊自思之自 上若知

此人等只為国事而無他念則其罪當未減而不減恐

上心有所疑阻也賞罰雖加於匹夫若有僭濫則大累

君德也古人有一言悟主者如臣無狀安有回天之力
乎敢辭 上不許思鈞非徒不附袁等之論救先祖等
甚力正言趙琛擊去之後為吏判又忤於金安老除慶
尚監司安老方為相出餞於興仁門外思鈞聞之由崇
禮門而行其倔强如此 東閣雜記
以副提學承召上京路遇趙先祖執手款語曰予於中庸
尚未熟讀況可做唐虞事業乎中庸不言乎愚而好自
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未有不裁及其
身也宜乎子之不免也子今年少正好讀書努力自愛
石潭日記

李賢輔 孝節公

字棐仲號聾岩本永川人移居禮安成化丁亥生燕
山乙卯司馬戊午登第薦入史局歷兩司春坊副提
學慶尚觀察使退老于鄉官至崇政知中樞 明宗
乙卯卒年八十九

公生而英邁骨相不凡爽宕無拘檢好弋獵殊不學力於
學業弱冠游鄉校乃始發憤讀書為詞章組績不見其
勞苦而功倍於他人其為程文語多警拔為儕輩所推
拜司諫院正言一日公入閤論書筵官所失廢主方睢視
言官乃因事發怒曰諫官有聞見所當即啓淹至翌日

乃啓可乎命下禁獄推配安東府安奇驛
乙丑廢主追仇近前之請而不記公姓名曰彼時檢閱鐵
面而髯者是也乃復追下禁府獄于時貴賤處枉縲係
滿囹上荒下慢不以時考閱在獄凡七十餘日而一朝
忽赦放命人莫知所以然其實有一衛士不謹執頒者
係囚其於啓單名在公次御筆點放於此人而誤下於
公公既出獄則例還元配所至丙寅靖国而放還夫公
之為史官也昏朝亂政隨事直書者多加有忤旨之事
而其追獄又出於史禍慘酷之餘人皆為公危之卒之
得脫於無妄如此豈非天耶

拜司憲府持平遇事鯁直不撓時人号公為燒酒陶瓶謂
外黔然而内清烈也
公天性孝友為親乞外奉養備全具慶在堂子孫滿前爱
日之誠終始無歛鄉多老壽之人嘗為九老會以悦親
心其在安東大設養老宴奉迎兩親作内外宴主公執
子弟禮奉觴上壽觀者皆歎息泣下以為古今所罕
公性本恬退不樂榮利曾於宅邊構明農堂肄畫淵明帰
去來畵人因知公志之有在又於是時計逾致仕之年
已數代載據禮則為晚故力求辭退而公體力康健聰
明不減故 上眷不衰時議亦以為不當去公謂如是

終無遂志之日與其因循悶抑終身而冒處曷若権宜
善處以求合古者臣子以禮進退之道乎故自庚子請
暇請浴期於身退而後已茲非遂例要名者所可同日
語也

上 仁廟疏曰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
殿下新摠萬機命哲吉凶正在今日可不勉哉先儒有
言曰創業易守成難周書亦曰遺大投艱于朕身 先
王以仁聖之資秉亂政之餘憂勤宵旰多歷四十年之
久号稱治平無事而致治之效有未盡焉者多以此遺
之投之於 殿下殿下勿幸以盈成為恃而艱大為念

曰先王已盡未盡之政加令日善繼善述之功致之
無怠不懈不忘盡重熙之績則治化之美豈不增光于
前烈乎雖然爲治之要在乎得人〻〻之本則又在乎
人主之一心其要不過曰明與信而已明以辨之於授
任之初信以委之於旣任之後待之誠而任之專明揚
布列展其所抱則向之所云治效之未盡者何難盡致
先王亦知以此爲重好賢樂士無異於古之聖王而
始以堯舜之難或有明信之未知不能无賢邪之相混
任用之不終〻不得無悔焉此 殿下耳目之所及也
可不戒哉是以古人之陳戒其君也必曰疑之勿任任

之勿疑又曰其難其愼惟和惟一臣亦以此爲　殿下
初政獻焉
大司諫鄭公裕啓曰李賢輔国之耆德令雖退老體力猶
健苟可諭召宜可以致亦又有陳獻之益　上命政院
下書褒美且令乘驛赴闕公惶惕不敢當乃上箋辞謝
仍言曰　殿下聽諫一事殊歉於如流之美前日禪科
之復寺院之修臺諫侍從以至舘學儒生終歳爭之而
不得請新立科條太似浩繁亦諫而不見納夫異端之
於吾道相爲消長貽厥之謀不可不念孟子曰遵先王
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韓愈亦曰政令之改利於其舊

不什則不可為已臣不知新立之條利於其舊如何而亦不知奉行之一一無弊歟臺諫之職古人以木之從繩水之鑑貌比焉蓋非繩不直非水難鑑方今忠言讜論多有缺望之時無乃　殿下向善之心有所間斷而然歟識者見之謂疏言簡當真得老成告君之體云

公勤於為人拙於謀身介以持己盈以為戒有一喜慶則憂形于色陞一爵秩則兢惧靡樂恬淡寡欲凡諸服用簡素無華無異書生平居必晨起盥漱整衣冠出居正寢以終日簾几儼然雖寒暑猶然子弟婢僕恩無所偏婚嫁未嘗希求於閥閱之家性雖高簡待人不間愚賤

表裡如一或置酒而邀請亦不苟辭居鄉未嘗以私撓公本縣以十室之殘從前役法戶出一夫單寡受弊公倡議八結出一夫由是賦役均一公私賴之料事明審曲盡纖悉如有所疑並虛懷咨問而行之至已有差失不少掩匿輒向人言而改之此尤不可及者也

公酷愛佳山水所居汾川乃洛之上流山明水麗林壑深秀山之東崖有巨石臨水陡起高十餘丈偃蹇奇崛公特愛之築室其上以為奉親遊玩之所即所謂愛日堂也因自号為聾岩退閑之後尤自放於溪山每遇興到輒從遊忘返其出並以遊山小具自隨或竹杖芒鞋穿

林陡巘或與兩奴傍野巡溪自田夫牧豎見之不知其為宰相也其過可人與一水一石稍清陰處必班荊而坐得意欣然飲酒不過三兩杯談笑亹亹終日不倦風神蕭洒崖韻表逸無一點富貴塵埃氣間出篇章立意清新有非少年盛作所可及也好游僧舍靈芝屏庵月瀾臨江皆其所　而最後常寓於臨江時復輕舟短棹往來游賞令侍兒歌漁父詞以寄興飄然有遺世獨立意時人莫不高仰之過者必造門候謁為幸焉

公臨終諸子環侍擁泣公顧謂曰吾年至九十受國恩汝等皆在百餘憾死亦榮矣又曰葬勿過期喪事務簡

儉言訖了然而逝(并退溪撰行狀)
疾革李滉往視之適報湖南倭寇殺將陷城公蹶起執滉手痛泣哽咽曰久慮有此今當奈何滉恐因是重傷權辭以解之公攬涕曰如爾之言吾可少寬矣(年紀通攷)

李知樞賢輔嘗按嶺南以本道親舊所在一開私謁之門政法必由以壞乃峻立其防子弟親戚無敢伺候於公館者年踰七十以戶曹叅退老于鄉中 仁 明廟嘉其恬退累陞至崇政年八十九而卒(芝峯類說)

李判書賢輔居禮安嘗曰外方之士立於朝者非無晩節引退之志只緣當初無遠慮婚嫁於京城故至於暮年

雖欲退去而為情愛之眷顧牽惑不能去也公於在朝
子女婚嫁皆於同鄉及年七十致仕而歸攜小室雲仍
滿眼崖德具尊人皆以郭汾陽裴司徒稱之人間之樂
林泉之勝安饗最久年八十九而終松窩雜記

朴祥

字昌世號訥齋忠州人成化甲午生燕山二年丙辰
進士辛酉登第賜暇湖堂歷司書校理應教 中宗
二十一年丙戌魁重試陞堂上拜羅州牧使庚寅卒
年五十七
乙亥春 章敬王后上賓公與淳昌郡守金淨上封事請
復廢妃愼氏且論三元勳謀爲自全逮廢國母之失於
是臺諫交章請罪 命繫獄以鞫之群下洶洶莫不危
之大司諫權敏手大司憲李荇等論治妄言之罪及趙
靜庵爲正言獨啓朴祥等因求言上疏不當論罪以塞

進言之路於是推敏手李荇等亦啓其不然 上命大
臣處置柳洵等啓遞兩司只出趙正言 上怒其狂直
令配隸于南平丙子乃 命放歸
己卯士林禍起同時儕流奔竄貶黜無餘公乃具䟽若干
言將一陳于 上雖更得罪黜不恨子弟親戚咸諫止
曰䟽雖上於事無益秖重其禍公喟然歎曰一至於此
乎遂焚之 并潛谷舊録
朴訥齋倜儻有大志己卯之禍方莅忠州一時士類無所
歸公悉爲經紀故全有洞世鄕李陰崖耔李灘叟延慶
俱往依之公一日來驪江見金慕齋申企齋寓居見主

牧李希輔乞米百斛貸而賙兩公遂州丞以舡輸米依數償之前輩之於朋友蓋如是也（識小錄）

朴訥齋祥性簡伉少許可疾惡之心出於天性以此不容於朝雖至僨黜終不改也沈相貞於陽川構逍遙堂遍求一時作者以題錄板公詩有羊山排棄俎秋壑闖尊盂之句沈相知其譏已遂撥去（丙辰丁巳錄）

訥齋爲羅州牧使林石川爲教授相得驩如也訥齋之子斂中家素豪能文章喜任俠顧訥齋性嚴簡不敢出入石川欲見之亦不過使瞥然交語而已（潛谷舊錄）

訥齋雖當劇官夜必誦離騷一遍作近律一首然後就寢

云

訥齋嘗為門生所陷一日其人到門不見而以詩示之曰

誾誾誤解示謙恭袖裡潛藏射羿弓堪笑人心真九折

裂裳畏足向雲中彼雖辜負訥齋之責亦非過歟 清江瑣語

許硫

字硫之琛之子成化辛卯生 成宗二十三年壬子
進士燕山九年癸亥登第薦入史局拜吏郎 中廟
朝歷舍人直提學大司諫咸鏡監司禮曹吏曹判書
右賛成己丑以平安監司卒于任所年五十九

公生于晋之别墅有異僧來過曰明日此家有慶事人問
之答曰必生奇男子為世名相翌日午果生即二月十
九日也形皃奇異及長寡言慎重識量弘遠常以徑世
自期伯父忠貞公琮雅重之常語諸子曰継我者必此
子也

中廟反正後原從功臣濫受者無數公以持平論執不已
朴元宗啓於筵席曰果如臺諫之言則孰能安心乎出
入之際形色憤憤公獨出啓曰朴元宗 上前如是發
怒其他可知古有跋扈之臣正為此也朴惶悚無地伏
泣不已 上慰之曰持平之見過矣政丞出入衣服有
㨾故也同列壯之
陞舍人尋移司諫李璚尹璋曺紬衡等反正之日入直政
院從拘賓逃出求得功臣人皆嗤點公即抗論不避駁
奪功券時論韙之
灼見之度在廷之臣噤嘿不言公敢論不避士林敬重之

嘗入 侍啓曰近來獄事多不平反領事宋軼曰臣為
委官未知何事為不平反 上笑之宋召公私第責之
曰訊獄首相之事公何以微官敢言公曰微官亦不得
為首相之言乎宋大奇之

戊寅以陳慰使赴京到遼陽遙望軍威甚盛遼人皆疑為
韃一行盡懼皆為謀避公令諸下毋動策馬直進乃睃
陽僅將出營習陣也一行懸服還朝獻通鑑纂要二百
餘卷啓曰願 聖上留意此書 上嘉納之

癸未冬 上遣曹潤孫驅逐閭延茂昌野人仍 命公為
後援公盡心規畫使沿邊各鎮積柴路傍平安之兵夾

驅其西死已殆盡北軍無一凍傷者北人稱曰賢觀察使活人多矣

乙酉秋　特拜禮曹判書尋移吏判　命下之日朝野相慶時初授之職只擬權勢子弟公啓為五人擬望之制人無怨其不得希望者且選居泮儒生年高行備累舉不中者別署一簿量才注擬遂為成規

丁亥三公有缺朝望屬於公時沈貞以資級逼近令其子為諫官者論以銓選不公　上不允公引疾力辭貞果為相父子排公人皆為公危之公夷然不以爲芥待之無異平昔

李沆為相臺諫駁之至請遠竄大臣宰相會賓廳伸救公
後到鄭領相光弼曰何遲也公曰心有未穩處熟思故
晩也臺諫方集于臺廳大臣率宰樞亦集賓廳有或戰
場何也鄭相曰判書之論與年少人合與吾朋儕不相
入亦何也公曰君子和而不同先公後私我之所論乃
至言也遂辭出鄭慙服

時許洽方為掌令與權覸齊名當路惡其伉直金克愊發
於經筵曰許權詭激不情請黜之此意問於大臣則可
曉其情狀矣沈貞聞之詣闕遇公於賓廳曰金克愊何
自發此語吾將足其議公曰一時利祿亦可愛也萬世

名節獨可棄乎貞黙然退出未幾允恪敗人以貞為貴
全
戊子秋拜右賛成 西陲有警將有問罪之舉推公為元帥
期以明春舉事仍 命公巡審江邊引見賜酒令政府
六曹出餞一如 成宗朝忠貞公故事未幾西伯李克
庭卒憲府啓請公仍任寔擠于外也公聞 命馳還面
達軍機拜辭赴任朝廷以時屈力殫停其役 命公整
備俟便
公之病也有言辭職乞帰者公大言曰猥以不才濫荷
立知位至崇品授以節鉞 恩寵甚盛豈為身謀安生

乞歸乎强起出戸子弟請止公以為微恙當自祛力疾而行到寧遑疾劇舉還平壤妻問後事瞪目不答令子弟皐出避不言而卒

公平居以讀書為事博覧强記至於兵書律文留意該洽凡有論議曲盡其當聞者歎服常語諸子曰家世詩書冠冕相接至先考兄弟而益隆吾又不才位望已極雖以汝輩不好學為戒以理推之豈宜復顯只當讀書知過以免於世耳性儉素不喜華靡食不重肉四方無田園百口仰祿俸而他無長物焉 并潛右舊錄

李耔

字次野號陰崖韓山人牧隱穡之曾孫成化庚子生燕山七年辛酉司馬甲子擢魁科官至刑曹判書己卯禍起退居陰城癸巳卒年五十四

公年甫七八父大諫公禮堅始授之書不煩指誨一年雅口讀又一年通大義稍長學益力退處一室若有心會癸丑趨庭于三陟府治遂上頭陀山中臺寺讀宋史慨然自奮作爲言書欲自獻大諫公戒止之有一老宿持戒頗嚴發言有道理又書之欲恭焉寺前絶壁峭立積雪交映香燈永夜澈昂千古

燕山政亂遁勉從仕惟用酒自汚大諫公忤旨初謫龍宮
尋移星州公便乃聞韶理民作人咸盡其方大有去後
思丙寅靖国大諫公還朝公又請為陽川未赴有以公
文學可備顧問為言者乃授弘文館修撰丁大諫公憂
廬于龍仁器谷里奠祭以禮鄉里化之既除喪見先墳
下南溪岩隙有楓林側生心愛之自号楓林居士
戊寅朝廷議奏請辨誣 上命博選使者銓曹難其人請
轍侍臣薦擬副使 上特與增秩固讓不允遂入京進
奏顕本一上俞音旋降乃奉勑回江趨拜漢城判尹兼
同知經筵事賜土田臧獲

在燕都上使南衮得疾幾殊公辛勤藥餌書狀官韓忠耳語以這漢亦赤士類公正色曰此同使也君言誤矣世傳此行無甚悖亂公之力也

己卯禍起坐累退居陰城始自号陰崖謝絶閉杜省愆守拙至屢空晏如也惟左右圖書凝神注目家僮罕見其面以其暇則引學者數人徘徊于門前溪上或疏泉引沼誅茅架亭嘯咏舒放時得酒痛飲以澆胸中磊磈又好文字每發於信筆以自娛

己丑移卜忠州獺川上流之兎溪等小精舍名以夢庵或自号夢翁其山高邃而水益清人跡如掃村烟自稀渚

禽水歎遂性不驚與李灘叟迺廬居不遠仍自号溪翁
清風朗月輒一棹相就窮研道義暢敘襟懷樂而忘憂
餘一紀矣
公天分甚高休休乎其外恢恢乎其中根基廣厚宇量虛
明接人和而嚴處事簡而詳事父母極其孝敬在兄弟
盡其恭愛篤於享祀莊於臨莅閨門之內斬斬有序雖
小兒子不得踰閾常如對賓客務持無惰容成鄭二公
從之遊偕僧甑攻苦竊慕效之歎曰若人積習成自然
焉可學也
公立朝不動聲色為時倚重出入十數年屢蒙 天獎最

承恩遇日思糜身報效時国家法久而弊又經亂政不啻若元祐之當改於是諸賢起而多所建明年少氣鋭競事彈劾觸冒阻險而物情大乖居散地者怨次于骨匿跡旁伺矣公與申公鏞趙公先祖權公撥欲調適兩間不至敗闕則一二公執不可已無如之何而北門風雨作焉

公平居淡然若忘世及聞時政缺失歎咤彌日嘗訓人至叙陳東未敷行哽咽不能出辞悽色滿容哀淚承睫學者竊覩之矍然徑退常自言嶺表有薄棻去之足以具饘粥龍駒益遠吾不忍也敬撫其伯耘如溫公之於伯

康以不得同歸梓下為戚北向瞻盱横梯闌干嘗約共
者掃伯公先至主宰成霖訪之挾凡雲勢擴臂使氣仇
視清流傍若無人公瘦馬麁衣入坐霖不覺沮喪而走
强之乃進拜屏息流汗而出曰自甬有敬畏之心

全安老公之姪也奸黠娟嫉展轉杓鑿然公待之加厚誠
意藹然彼亦不敢以慢語加之

守愼得侍數夜見讀書之餘必引三四觥或聯句或記事
復端坐晨策咿唔之聲徹於門外如是者窮宵竟晷而
温潤之聲毅重之氣有不可得而窺其涯涘者其於詞
藻初不屑意中不致力老而始從事焉出語清淳平宗

不涉雕飾猥褻如即事曰池平知守分水汪待盈科雲
影本無迹天容長不頻酒醒神散朗詩就坐婆娑此是
人中景聊馬滌百病凡口占多類此
公之學以灑掃應對為階梯竆神知化為歸宿充養有道
體用皆備但不求人知亦不輕以語人不喜空言惟務
踏着實地晩而真積力久義精仁熟動靜語默隨處而
中雖其所受未聞顧其所到已極非有豪傑之才焉能
若是嗚呼其惓〻忠愛之心久鬱畎畝堂〻徑濟之志
遽埋泉壤信所謂斯人無福天下也無福其可為天下
慟者哉 并盧穌齋守慎撰行

洪彦弼 文僖公

字子美號默齋成化丙申生燕山十年甲子中文科

覆試燕山追錮曩時言事人子孫坐謫珍島 中廟

反正蒙放翌年丁卯始赴殿試賜暇湖堂歷大司憲

吏兵曹判書右賛成官至領議政賜杖 明宗己酉

卒年七十四配享 仁宗廟廷

公德兒早成學問日就年纔弱冠擧司馬試遂以知名叔

父吏部瀚有藻鑑嘗謂公曰謝玄爲其叔父安所重汝

知否蓋以喻兒重之意

燕山政方亂殺諫臣殆無虛日追錮曩時言事者子孫遂

坐謫珎島丙寅九月　中廟反正悉放无辜被謫者明
年別擧　特許公赴殿試
庚午三月浦倭反陷熊川薺浦等城湖南驛騷鄭文翼公
光弼為巡察使往鎮撫之以公有國器擧為從事
公之從毋弟趙光祖見遇　中廟年少競進為事過激公
獨憂之及己卯之禍公名亦在譴中賴宰相辨白乃免
乙未春胤子暹憤權奸誤國語忤三兇下吏栲問幾死以
故公亦坐罷退營菟裘于南陽惟以文墨為娛
公天性至孝而痛深蓼莪奉慈闈益謹非有大疾病不廢
定省親具甘旨嘗而後進尤謹於奉先有窮族無以供

祭祀輒設之於家如得新物不薦不嘗自少好讀書老
而愈喜公退之暇未嘗釋卷子弟或以事請間公以一
卷書授諸前曰汝試一看了他無所答爲文章甚清苦
尤長於詩嘗有疾夫人買田一區公始知怒而笞婢其
不營産如是雅意儉素不喜華美室無容館有地不起
知雄守雌近名必退已與子姪增一秩進一官輒愀然
曰其將釀何禍乎 并墓誌
公爲相務鎭靜不建白人有言者公曰吾固知時事之可
更張者多矣然更張而不得其善不如勿擾 潛谷舊錄
仁宗將祔廟 世祖當遞遷 命東西班二品六曹叅議

以上議之皆以為 仁廟祔而 世祖當遷上荅曰
世祖乃當代四親之主功亦莫大遷之未安欲於迎恩
殿別祔 仁宗何如洪彥弼等論其未安至於四啓始
允之
戊申五月左相李芑見遞洪彥弼為其代領相九年後還
拜左相沈澮鄭光弼遞領相越十月更為左相其時之
事未可詳也但洪彥弼座目本在臣上請以彥弼陞領
相 傳曰不必讓位彥弼啓曰凡朝廷公會一從座目
令入政府座次前後各異請援座目當次之人職在百
僚之長如引嫌不言則不可故敢啓 傳曰勿辭仁鏡

猶不避讓大司憲具壽聃以座目陞降未便之意啓於
經筵 命招六曹判書以上及兩司長官議之皆以爲
當從座目且考前例亦皆從座目仁鏡降左相
洪領相彥弼律身儉素不喜芬華嘗過初度子弟欲以歌
管佐酒公曰吾叨據崇高恒懷戒愼敢以嘗拜妓之娛
乎服飾之侈美者亦却不御子壻官已高通顯每候門
屛悉除呵辟 并東閣雜記
公性本懦㤼見害必避謹愼言語徒以博覽自負排人不
喜儒者疾靜庵如讎誘以避嫌必阻其路然居家謹簡
其視貪饕宰列則美矣豈可浚乎 蘇齋日記

洪默齋彥弼家法甚嚴領議政暹爲承旨時猶必日課所

讀芝峰類說

權撥　忠公公

字仲虛安東人成化戊戌生燕山二年丙辰進士中宗二年丁卯登第薦入史局歷吏郎二司舍人承旨慶尚道觀察使禮曹兵曹判書明宗乙巳以右賛成竄朔州戊申卒于謫所年七十一

燕山甲子權撥試策得中既拆號考官始覺卷中有處字啓請去之先是燕山怒中官金處善直諫而殺之命中外不得用處善字故也

爲持平政府奴鄭莫介者上變告辛允武朴永文謀逆授堂上階時公將辭去覲親與同僚議當啓奪及還朝知

其議中寢諸闕駁諸僚仍啓曰鄭莫介已知永文允武之謀則當先留即發而累日乃告不伏其辜幸矣至授重加請奪其職 上從之時訣之

儒生 殿講畢公進曰今日 殿講論仁〻莫大於繼絶世曰論 魯山燕山不可不立後與右承旨金正國同辭極論曰恭順公芳蕃昭悼公芳碩俱無嗣 世宗大王命以廣平大君璵為恭順公後以錦成大君瑜為昭悼公後至今頌 世宗仁親之厚昔周武王立武庚以存商祀我國家設宗義殿使不絶麗祀武王之於商我國之於麗猶不忍絶祀況 魯山 祖宗懿親燕山

殿下至親亦君臨一時雖無道獲戾於　宗廟而永絶
不祀甚損　殿下之仁請無有難時衆議紛紜竟未擧
行
己卯公見時事多故深以為憂為諸公力言之諸公不能
從求外補三陟府使以去十二月北門之禍作猶以其
黨罷歸田里者十有五年
壬寅　世宗皇帝有宮婢之變朝廷詔遣使陳慰公於
經席進曰天子以萬乘之尊四海之主一朝不虞之禍
出於賤御凡為人君秒忽不戒危禍所係　殿下勿以
上國之事而尋常之恒加省念歸甚䚘犯同列皆縮頸

而退

公器局峻整雅好讀書自警編近思錄不去懷袖間中宗嘗召宰執宴後苑各醉扶而出有內小臣拾得小冊

上曰落自權撥命還之

乙巳八月李芑鄭順朋許磁林百齡詣政院啓柳灌尹仁柳仁淑等罪 文定王后御忠順堂召六卿以上入議

公啓曰物論臣不得聞前日大小尹之說不知何自而出也然往者 睿宗無嗣月山當次 貞熹王后越次而援立 成宗年甫十三矣猶終始無事況今 主上乃 仁廟嫡弟既已正位豈復有他虞乎且今王子君

無結黨大臣無執權誰敢有陰邪之心尹任若有邪心
死且無惜臣意竊謂方此初政務得人心當以大公至
正行之　中宗之始大臣不能善導以李顆為反盧永
孫取堂上自是告變者多　中宗後知其故盡放連坐
人一國咸服而人心定此今日之所當戒也是日尹任
遠竄濯適相仁淑罷于時獻納白仁傑擊臺諫不能論
執密旨　命下仁傑于禁獄鞫治加任竄絶島二柳付
處公復獨詣闕書啓曰自　先朝末上天屢降大灾近
又大風連雨曚昧臣恐天意或有所感而然甚可畏也
且幼主即位未幾遠竄大臣人皆莫測其端又因臺

官誰敢冒死而進言乎臣夜不能寐知死敢啓尹任雖
被重罪固不足惜臣竊以　王妃於　嗣王有母之道
若因此憂傷不豫豈不爲大累乎言自古有之古之明
君不以此罪人柳灌本有腹病於朝堂每倚屛壁而坐
旣無子息不敢辭退爲國而然也柳仁淑得上氣證今
已有年此等老病書生位極人臣意有他心㖅若遠行
得病而死人皆曰國殺之也顧　上平心察之廣問群
下情罪相稱則人心可鎭天變可弭矣又移書尹元衡
擧吾不西行大禍不止之語以責之會林百齡許磁皆
啓請於尹任罪目中去　宗社二字順朋因是激怒乃

上疏極言三人罪復於忠順堂引對於是三人皆以逆
謀誅論功行賞公亦賜衛社功臣號封吉原君已而順
朋等啓權撥與臣等論議不同請削勳十月兩司啓罷
皆依允
公平居和氣薰然及至臨利害遇事變義形于色直前擔
當勇决如賁育當其再啓事也通夜草啓辭趂早將趨
朝家人子女壻更挍挽泣諫輒麾去之至闕中公先漢
相遇并行問知公意愕然固止之不聽諸院相李公彦
迪座招注書柳景深使書啓辭李公視草本亦驚曰勢
已至言之徒惹起不測身奚益盡抹去其危言處公却

坐抱膝長嘻曰刪沒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

公與鄭頎朋分深鄭初告尹任時病甚移告數月是日始出公迎謂曰今公亦何以來乎鄭色沮事定後語人曰凶類即日當了吾聞權撥之言不覺汗背不復有言而歇後李文仲處事不猛以致多日騷擾

尹思翼為人踈謬公屢責之　引對日思翼啓曰　大行大王大漸時臣語權撥曰宜急迎大君入内撥不荅矣公但啓云有大臣在非所能擅斷退詣賓廳許磁瞠視尹曰公欲捉權公何耶當危疑時權公以大義力贊大計權公赤心朝廷所共知安有他意尹面赤無以荅

公初 命求禮縣付處俄移配泰川縣押官到門公怡然
就道謂鄉黨來訣者曰 天恩罔極矣進士琴元貞執
公手不覺哭失聲公笑曰吾以子為丈夫矣何至是耶
死生禍福天也其如天何寄書于子東輔曰昔范忠宣
年七十有萬里之行汝父之罪甚寬典也且吾負 恩
至此死則薄葬可也行至用安驛有禁府郎指安東星
馳而來一行驚到號哭公正色叱之至則又移配朔州
矣至碧蹄驛李晦齋彦迪配江界亦到公戲曰李貳相
權貳相一時之行何赫赫也咫尺不相見而行
公初為吏郎時朴說為判書見公來握手相歡飲或恠問

之說曰不見其人儀度可異日當為大器宋圭菴論當
世人物云權公宰相中真宰相也鄭文翼公嘗稱公有
死難不可奪之節
乙巳以後庚寃群枉以次昭雪慶尚道觀察使朴啓賢狀
啓權撥忠義風節如此請與李彥迪俱賜追奨 上覽
而嘉歎令大臣議處議謂二人所學所行粹然可稱允
合追奨用光繼述使士氣振儒道增重 并退溪撰行狀
公性儉素不喜華靡位至通顯而自奉如寒士讀書遇聖
賢言語切要處必招子侄開示反復教告常曰為學須
為己科製特末事耳臨大事處大變義形于色直前措

當有雖賁育莫能奪者夫以元衡處肘腋之地棄危疑之會朐咬群奸以逞宿憾固易於反手其禍機之發如洪走陸烈火燎原一時善類舉將逮及以公之明豈不知其終不可救自取焦溺而奮然不顧起當其方至之勢知 宗社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死生知忠賢受誣為可痛而不知言發禍應之為可畏嗚呼烈矣非純忠大勇而能之乎 道東編鄭愚伏經世語

觀人先取其大節然後可議其細行也權李二公平日行檢權固不及於李而臨亂抗節則李讓於權或者以為李優於權吾不信也 石潭日記李指晦齋

成世昌 文莊公

字蕃仲號遯齋俔之子成化辛丑生燕山辛酉生進

中宗二年丁卯登第賜暇 湖堂歷弘文正字吏曹

佐郎舍人直提學四道監司大司憲吏曹叅判〻書

典文衡 仁宗乙巳拜右議政明宗丙午竄長淵戊

申卒于謫所年六十八

中廟以成世昌能書識筆法下內藏真草若干張曰自內

不辨 成廟與瑢書其辨別以八世昌分類以啓之東閣雜記

上雅向儒術登進名賢舊臣側目傍伺公見機憂危嘗與

冲庵陰崖最相善每以鋒穎太銳為戒己卯春調疾于
坡州別業乃欲避其禍也及庚辰以散班家居沈貞意
其與清流異趣造公第啗擬諫長公恐其浼己乃曰庸
鶩豈堪其職但前日國家罪白面書生實涉暗昧而北
門容啓尤不正之甚有言責者雖在已往當直諫以糾
其失也貞色變遽起以是大忤時宰及南袞死鄭文翼
公復相戊子有調停己卯人之識金安老倡輔 東宮
假抑沈貞實濟其奸而人莫敢議之公以副提學乃奮
然曰安老之為人余所深知今若得志必將誤國宰同
僚劾之大諫權輗大憲金謹思聽安老陰囑反誣公黨

附沈貞搆陷非情請寘重典 命鞫問公牀於殯命竟
就謫服遂竄平海及安老伏辜乃召還 景賢續錄
在謫所聞陰崖下世懷慕不已乃題詩曰百疾千愁摠到
身存亡感慨亦相因遙聞雲路多新輩每見秋江矣故
人無復曩交思道義敢期前席為數陳雖存人世終何
益泉路皆歸昔日親
戊戌拜工曹判書兼文提學 中廟一日召宰執傳曰去
夜禪位東宮宜可就賀三公以下皆錯愕失措公獨正
色極諫不可大臣因而爭之屬公作疏辭甚激切竟回
天聽

拜大司憲兼　世子右賓客時外戚爭權交辭宮闈公入
對每言其鎮定及侍講　東宮力贊孝友之德　上聞
之嘉歎曰輔導當如是也
中廟違豫公晨夕禁闥不遑寢食乃遭大恤憂悴成疾適
以謝恩赴京人皆危遠行　仁廟遣承旨問疾曰卿疾
甚恐難行公固請就道尋聞　仁廟昇遐傷疾篤　明
廟馳驛　命開素公辭謝到北京副行以下交勸肉不
從竣事未回陞左議政貶降樞府尋罷遂還坡州時奸
兇因宿憾必欲置之死地誣與柳灌等謀不軌竄長淵
公宏豁有大度和以任真濟以嚴毅居官不避險易在家

不治産業常以圖籍自適敦睦濟窮急如不及天性純孝慕父母終其身每奉祭祀雖隆冬必沐浴致誠文章典雅擅名詞苑筆迹亦臻妙與伯父文安公并美至於音律畫法莫不精曉時人目以三絶并踏谷舊錄

任樞

字士鈞由謙之長子成化壬寅生　中宗二年丁卯

司馬仍登第薦入史局歷典翰直提學大司諫慶尚

江原兩道觀察使甲午卒年五十三

公生而端秀聰穎讀書過目輒誦久而不忘其為學以古

人自期不徒事記誦

庚寅出按嶺南道稱物衆地大人而難治而公處之裕如

雖牒訴倥傯一聞輒記人不敢記

癸巳以冬至使赴京長子充質正從行人以為榮竣事將

還得病過闗至高嶺驛奄逝無一言及家事者廣寧御

史王潮即遣禮官致祭且賻以銀兩有脤乎心也訃聞
上震悼賜棺槨吊祭大夫士多歎惜隕涙者而金安
老則乃曰早逝得好沈彥先則猶悔其由己困極乃曰
咋指无及（并潛谷舊錄）
咸陽叔父（任楗）發言處事必慮始終先君諸弟中最許之嘗
曰士防吾師也庚寅辛卯間群小以輔翼 東宮爲名
金安老在謫中陰爲之主及其召還日漸大横時左相
李荇初爲援進而後悔之與金相克成俞判書汝霖率
六曹啓之先君聞其詣闕欲同往先見叔父問曰除去
小人國之大事余在宰相之後不敢不同也叔父曰小

人無恥勝而後已況無可恃者乎以夢料之必無成也

先君曰吾意正如此飲醇醪極醉而還已而諸君果敗

丙辰丁巳錄